责编：张天彦 美编：陈靖云 校对：胡彬 编审：夏南 终审：岳松 2026年1月9日

散文

沉静如海

刘泽

高中时，我的语文老师姓李，单名一个默字。这名字大约寄托了长辈的期望，希望她娴静文雅。她的确人如其名，是个气质沉静的女子。闪亮的金丝眼镜架在秀气的鼻梁上，镜片后的目光清亮柔和。两条乌黑的麻花辫垂下，发梢微微打着卷。她个子不高，偏爱一件绯红色的裙子，春秋天罩件素灰的羊毛开衫。走在蓝白校服涌动的长廊里，她总是安静地靠边，那抹红便格外显眼，像一阵风吹过将谢未谢的杜鹃花丛，带起几片花瓣，无声地飘过喧嚷的教室。

我们班，是年级里尴尬的存在。中考的筛子筛走了尖子生，留下我们这些棱角各异的“土豆”，被随意堆在仓里。没人指望“土豆”发芽，我们自己也就认命了，安心地等着腐烂。老师们心照不宣，大多时候只对着黑板完成知识的单向输送，对台下视而不见。数理化课上，我们尚因敬畏教师而稍有收敛，到了语文、政治、英语这些文科，便肆无忌惮起来。窃窃私语汇成嗡嗡的背景音，纸条在空中划出隐秘的弧线，教室后排永远充斥着手机游戏的嘈杂声。

李老师的课，总是安排在上午第二节课后。她来得很早，等我们蜂拥进教室时，她已经端坐在讲台的椅子上，脊背挺直，双手叠放在摊开的教案上，目光平静地掠过每一个吵吵嚷嚷的学生。起初，我们被她这种无声的注视弄得有些窘迫，讪讪地回到座位，假装翻书。但日子久了，发现她从不呵斥，也就松懈下来。李老师的目光并无压迫感，像月光，让你感觉得到它的存在，却又易于忽略，于是大家心安理得起来，她的课堂成了我们“休养生息”的最佳选择。

那天，一切如常。窗外的梧桐叶黄了一半，阳光懒懒地照进教室，在讲台边切出一块明晃晃的光斑。李老师正在讲《琵琶行》。“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她的声音本就轻柔，念起诗来，更像一缕游丝，试图穿透教室里嘈杂的声浪。有人在争论昨晚的电视剧，后排传来学生打闹的轻响，更远处是压抑不住的笑声。她的声音，就在这片喧嚣的海洋里一点点地低下去，像一支烛火在渐起的风中摇曳。终于，那点烛光也熄灭了，她没有再讲下去。教案就摊开在她手边，红笔写的注解密密麻麻。她的目光垂下，落在那些字迹上，又好像穿透了纸张，落向虚空。起初没有人察觉她这状态，过了好几分钟，靠窗一个百无聊赖数着梧桐叶的男生，不经意地瞥了一眼一动不动的李老师，才下意识地用胳膊肘碰了碰同桌。

同学们细碎的疑惑像水面的波纹渐渐漾开，交头接耳的声音低了下去，好奇的目光多了起来。教室里的喧闹，如同退潮般带着迟疑，一层层缓慢地平息。最终，所有的目光都汇聚到讲台上那个绯红色身影上。她依旧保持着那个姿势，挺直，沉静，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既无愤怒，也无哀伤，平静得像一尊雕像。

“李老师今天怎么了？”有人轻声嘀咕。“是不是生病了？”猜测在沉默的空气里交换。前排那个扎着高高马尾的女生，突然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呼：“天啊！李老师在哭！”那声音不大，却像一颗冰冷的石子投入死水，激起的不是涟漪，而是让整个水面瞬间凝固的寒意，所有人的呼吸似乎都在那一刻屏住了。

我们看见了，在她低垂的眼睫上，点点泪水逐渐积聚起来，凝成一颗饱满的泪珠，倏然滑落她苍白的脸颊，“嗒”的一声，砸在摊开的教案上“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那一行字上。红色的字被泪水濡湿，洇成一小团惊心动魄的鲜红，像雪地里的一粒朱砂，扎得人眼睛生疼。

第一滴之后，是第二滴，第三滴……它们不再急促，而是缓慢地、持续地坠落。没有啜泣，甚至面部肌肉都未曾牵动分毫。她只是那样坐着，安静地流泪，像一座开始融化的冰雕，寂静本身成了她唯一的语言。

那寂静是有质感、有重量的，从讲台那滩渐渐扩大的水渍里弥漫出来，顺着地面爬行，漫过我们的脚踝，浸透课桌，攀升到空中，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的头顶。我紧紧攥着手中的圆珠笔，塑料笔壳几乎要嵌进掌心。指尖冰凉而麻木，却不敢松开一丝一毫，生怕笔掉落的“咔嗒”声会划破这令人窒息的茧。同桌的男生死死盯着自己摊开的课本，喉结上下滚动，额角渗出细密的汗。

时间失去了尺度，也许只过了几分钟，也许有一个世纪那么长。窗外的阳光悄悄移动，那光斑爬上了她的衣袖，照亮了羊毛开衫细腻的纹理和上面几点深色的泪痕。她依旧没有动，泪也渐渐止了，只在脸颊上留下清浅的痕迹。

直到尖锐的下课铃声粗暴地撕开这一切，她仿佛被铃声从极深的梦境中惊醒，身体微微一颤。然后，她缓缓起身，合上教案，拿起课本和那支红色的钢笔，没有看台下任何一个人，也没有留下一句话，转身走出了教室，脚步很轻，裙摆无声拂过门框，那抹绯红消失在走廊的光晕里。

她带走了自己，却没有带走她留下的那片“海”。铃声响过又停歇，惯常的喧哗没有如期而至，没有人起身，没有人说话，哪怕是伸一个懒腰。我们依旧浸泡在那片尚未退潮的寂静里，沉浮不定，第一次如此清晰地听见自己心脏笨重而惶惑地跳动。

直到下一堂课的老师踩着有力的步伐走进来，用诧异的眼神扫视着我们这群“乖巧”得出奇的学生，用洪亮的声音喊“上课”，那片笼罩我们的“海”才像被阳光蒸发的雾气，丝丝缕缕地散去。

后来的语文课，李老师恢复了原样，声音依旧轻柔，讲解依旧耐心，对我们依旧是那种隔着一层薄雾般的注视。那日的泪与静，仿佛只是集体的一场幻觉，从未发生。

我们呢？愧疚像投入石子的水面，涟漪荡开后又迅速平复。几日之后，游戏声再次响起，纸条重新飞舞，“天涯沦落人”的句子被嬉笑掩盖。我们默契地不再提起，仿佛那样就能将那个尴尬而沉重的早晨掩埋。

再后来，高二文理分科，李老师被调去了文科重点班。新来的语文老师是个中年男人，嗓门洪亮，雷厉风行。他用一连串的默写、背诵和犀利的眼神，不到两周就让我们噤若寒蝉。课堂纪律焕然一新，我们似乎也“学”到了更多东西。

许多年过去了，我经历了许多真正的喧哗与骚动，也见识了更多形态各异的泪水——号啕的、控诉的、悲恸的、喜悦的。可我总会想起李老师，想起那个早晨。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让那沉静如海的哀伤，成为最振聋发聩的宣言。她没有改变那条既定的河流走向，却在我心底最软的角落，冲蚀出一道深深的沟壑。

如今，我仍能感觉到那海水的咸涩与重量，我似乎有些明白了，她那日的泪水，或许并非为我们这群顽劣不堪的学生而流。那泪水里，可能映照着她深夜孤灯下精心备课时怀揣的微弱期望，可能承载着她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巨大沟壑时的无力，提醒着我，有些寂静比一切喧嚣更值得倾听，有些泪水能汇聚成淹没时间的海洋。

游记

青海甘肃八日大环游

卢秋萍

旅行是去一个地方看山看水，品尝美食，感受文化。十七岁那年，我就做着远赴西北的斑斓梦。我不解，那广袤天地里弥漫的气息和未经雕琢的风景，是如何磁石般将我深深吸引？有幸的是，高考结束后，姐姐带我去探寻那独一无二的美。姐姐运筹帷幄做攻略，我满心期待随其行。

我盼望许久的青海甘肃大环游，终于在憧憬中开始了。飞机落地西宁已是深夜，我们在酒店附近的夜市小逛，品尝特色美食。无论是酒味浓厚的手工酸奶、奶香浓郁的牛奶鸡蛋醪糟，还是酸辣可口的酿皮、大串多汁的红柳烤肉，都让我对这座城市的喜爱愈发浓烈。

青海湖，在地图上看宛若镶嵌在高原上的兔眼，碍于团队行程的紧凑，我们未能尽览它的风姿。记得湖面浩渺，若不是几缕低矮云絮的轻描淡写，怕是连湖与天的界限都会消融在这片蓝中。我张开双臂，任湖风掠我而过，那凉飕飕的感觉从指尖蔓延至全身每个角落。阳光斜斜，碎金般的光点在湖面闪烁。湖里的鱼成群地嬉戏，岸上的鹅卵石洁白无瑕，成了我旅行小瓶里的第一件宝物。

茶卡盐湖似悬于天空的镜，明净澄澈。搭上小火车，缓缓穿行于盐湖之上。我们一直坐到终点站才下车，生怕错过任何一处风景。沿途那些盐雕作品堪称鬼斧神工，像一座雪白的城堡，屋顶的蓝为城堡增添了几分可爱。我们穿上鞋套和其他游客一起踏入盐湖，我提起裙摆，盯着警戒线，脚下的水深成了未知的谜，生怕陷下去，可我认为，别的游客能到的地方，我也能到达，真是趣味十足。离开时，我们带上两袋天然湖盐，这是景区送给我们的免费纪念品。

翡翠湖是一个天然的调色盘，因湖内矿物质、湖水浓度不同而颜色各异，但主要是蓝、绿、黄三种颜色，很美，相机无法捕捉这些美景，只能通过调整参数才勉强还原几分真色。遗憾的是，景区辽阔，湖泊却零星散布，而有的已经干涸。望着那些皲裂的湖床，我不禁担忧，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这个景区还能存在多久。

察尔汗盐湖位于柴达木盆地，我们颠簸了半日才抵达。当那片“奇异之景”撞入眼帘时，我便觉得这五百里的行程值得。这里简直就是“出片”的天堂，那湖水似打翻的青苹果汁，那浓绿即使透过墨镜也难以遮掩，恰好将我不太精致的绿色眼影藏了起来。耐不住长久在阳光下暴晒，我和姐姐逛了小半圈便折返了。

雅丹地貌是风蚀地貌，水上雅丹地貌更是不一般。我们探访的是乌素特雅丹地质公园，刚一下车，便有许多海鸥来迎，它们或在低空盘旋，或俏皮地停在游客车顶。可惜没带小面包，我只能在一旁观望其他游客与海鸥互动。不愧是风蚀地貌，进景区没多久，我的头发便被风揉乱了，还有游客的帽子被吹跑，在这里打伞简直没门。温柔的湖水像戈壁滩上的碧玉，震撼了我。站得高，望得远，我贪心地想把风光一览无余，风在耳边呼啸。雅丹地貌很脆弱，我伸手触摸其上的纹路，轻轻一捏，那土块便如粉末般簌簌散开。

黑独山，是地球上最像月球的地方，是风与沙的杰作，是戈壁上的水墨丹青。从大巴广播得知，黑独山表面的黑色石粒，是由岩浆急速冷却形成的。近年来，由于游客携走这些石粒，黑独山景区受到了破坏。因保护景区，我们未走进黑独山，只在周边拍了几张照片，远望这座孤寂山峦，我们摇手告别。

七彩丹霞，在我记忆中是高中英语课本的封面，如今却真切地呈现在我的面前。在观景台上远眺，山峦的红、黄、灰、白交织得那么自然协调。途中竟下了一场小雨，是这次环游中唯一一次下雨，没带伞的我们，只好遗憾地离去。

鸣沙山月牙泉，在地理课上常被老师提起，亦是我大漠记忆里的高光。我们到达景区的交通工具是骆驼，我骑的骆驼性子沉稳，让我舒心许多。驼铃摇碎了烈日的光斑，沙丘的曲线被镀上金边，连风都慢了下来。遥想两千多年前，或许有一支驼队正沿着这条丝路，向西域而去，骆驼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便捷道上排队的人太多，几秒才能向前一步，我们索性离开路线，一头扎进沙漠里去“爬”山——是的，是“爬”，姐姐在半程便停下歇息，我却执意继续“爬”，没“爬”几步，便觉自己快被沙漠的热浪蒸发了。我们俩只带了一瓶水，于是我咬牙买了瓶二十元的冰镇脉动。太阳渐渐西沉，山顶明明近在眼前，却似乎永远“爬”不到了。原路返回的念头动摇着我，毕竟只有我一人，独自登顶的孤寂感使我胆怯。好在收到姐姐鼓励我继续前行的消息，我又重燃了劲头。等那瓶脉动从冰镇喝到温暾时，我终于看到了平地——原来山顶是这般模样！精力如泉水般从脚底涌上来，我每根神经都在欢呼。我忙给姐姐回信息报喜，拍照留念。返程的脚步轻快了许多，为了追赶落日，我加快了脚步，哪怕沙子流进鞋里也毫不在意。我和姐姐躺在沙漠上，看落日把最后一抹温柔留给我们，抚慰我们旅途的疲惫。

为了得到更多别样的体验，在旅途中的一晚，我们选择了沙漠露营，同车的伙伴则都选择住酒店。下午六点抵达露营地，依然很热，沙漠表面的温度高达四十摄氏度。我们放下行李，赶忙到露营地外的阴凉处坐着。心想，那些住酒店的同行者大概正舒服地吹着空调吧！我们有些后悔了。等体验完刺激的沙漠摩托，玩过有趣的沙漠滑板，露营就正式开始了。真是奇妙的缘分，吃火锅时，突然发现同桌几人竟是云南老乡，我们在歌手的高歌中举起手中的可乐干杯，在熊熊燃烧的篝火中手拉手一起跳舞，这热闹，足以弥补我们没看成鸣沙山万人演唱会的遗憾了吧。夜里，沙漠摩托的轰鸣还在耳边疯响，我和姐姐干脆拒绝了早起看日出的邀约，因为太累了。

汽车向下一站行进，周边环境也悄然变换，绿色渐渐多了起来。纤细的树排成行，低矮却成片的油菜花灿烂绽放，连绵的山脉与天际线相连。最终我们抵达了祁连山大草原。在这里，我贪婪地大口呼吸夹杂着青草香味的空气，肆意地向四周奔跑，也享受了喷香的孜然烤羊肉。这抹青草绿，大概是这趟旅途中最稀缺的颜色了。

日月山是青甘线上的网红打卡地，更是青藏高原的文化符号，景区里矗立着文成公主的雕像，传说她入藏时回望长安，知晓此去无归期，便把铜镜摔成两半，化作了日月山。

“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是丝绸古道的咽喉要塞。登上城楼，极目远眺，只见内城、外城、城壕三道防线层层相扣，六百多年来固若金汤，从未被攻破。它是古代边防智慧的结晶，也是丝路繁华的见证，我不由心生敬佩。莫高窟地处丝绸之路的一个战略要点，它不仅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也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为保护莫高窟，景区每次开放参观的洞窟很少。

这趟旅途，荒芜是最鲜明的底色。正是这份荒芜，孕育出西北独特的瑰丽景观。那些曾在地理课本里读到的名词，都化作眼前鲜活的画卷，那些在历史课本里的故事，都在我的眼前活了过来，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地大物博、文化丰厚。

“我们无法预知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这个瞬间成为回忆。”旅途中，我们因睡眠时间少而困倦，因气候干燥频繁喝水却难找厕所而崩溃，因赶着逛景点没有充足的吃饭时间而挨饿，因现实与预期不符而无奈，因执着于拍照没能好好欣赏美景而遗憾。不过，照片能将瞬间凝固成永恒，所以我喜欢用拍照的方式记录生活。

如今，每当我翻看那些照片时，那特别的八天便会在记忆里再次鲜活起来。

诗歌

炊烟袅袅的乡愁（外四首）

何俊

米粒做的雪花在树上发芽
花朵给我沏茶
挽着髻的儒生用聊斋的方言
给昨日的黄花写诗
晨曦是遍地的时间
是女子十字绣里醒着的词
春燕呢喃，褪去了修饰
我的耳朵开始听春
青山还在，山民们
用仅存的湖水浇灌
草在花朵的屋檐下蔓延
风轻云淡的爱情浮出了水面

山村柿树

怎么用一树柿子去形容
一个熟透的村庄
沐凄风、淋苦雨
烈日照、月光洒
于困苦中酝酿甜蜜
在沉浮里丰盈梦想
柿树就是村庄的命根
耕耘与坚守、希冀与逐梦
把永逝的日子埋入土壤
崛起的城堡火红如柿
柿树伫立村口
像我等你未归的样子
你要足够红透
才能点燃山村的寂寥
要摆脱旁枝末节的羁绊
你才能光鲜明亮
默默坚守如灯盏
是照亮生活的红灯笼
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
魂牵梦绕走多远都要回头
眷顾的红
当我再次拨亮灯盏
红彤彤的灯光映在你脸上
像是你倚在一棵柿子树下
做着粉红色的梦
柿树上的天空好蓝
平展洁净如一山的相思

每个清晨都如新生

消失的露珠又在晨曦中晶莹了
稻花鱼接过蛙鸣的班
主宰着荷田的宁静与喧嚣
经过彻夜修复
浮萍覆盖了麻鸭们游弋的踪迹
大病初愈的芙蓉又开始新的憧憬
时过八月，荷花迎来最后的盛期
竭力怒放的菡萏
像极了暑假贪玩的孩子
在不剩几日的快乐假期里
拼命恶补落下的作业
这也是我们春天种下的苹果树
有过满树的芳香
浓荫里是一个个甜蜜的渴望
直到一个清晨醒来
突然发现沾满露珠的红苹果
已经打湿了眼眶

午后

被茶叶煮沸的午后
阳光均匀地洒在身上
像雪花落在草地
洁白的时光爬满窗台
我沉醉在我的世界里
孤独是一种永恒的力量
远方的群山
呼唤着自由和飞翔
一群白鸽
衔着蓝色的忧郁掠过天际
像你经过我身边留下的心情
温柔且美丽，而这一刻
湖心是否掀起涟漪
我不知道
我知道山南
梨花已次第开放
白洁如你的思念
我相信这是一个纯粹的午后
写着淡淡的想念
风平浪静的日子
馨香氤氲了你的生活

湿地小札

潮湿的鸟鸣聒噪着夕阳
我们像涟漪一样交集
像斑驳的树影推杯换盏
顺着湿地清秀的轮廓
细碎而繁复的脚步
丈量世界的细枝末节
一面湖水忽然唤起的沉思
足够抵消一个下午的慵懒
潇潇雨歇处
用静谧接纳不完美的自己
低处的草木藏匿着黑暗
虫鸣和稍纵即逝的灵气
阳光透亮，不容一丝污垢
花团锦簇星星点点
时而点头默许现存的秩序
时而摇摆互诉衷肠
仿佛旧友重逢
一盏温茶倒叙不完颠沛的过往
像湖水映着天空
浓密的阴影，屋舍的轮廓
以及水鸟不留痕迹地栖息
已成了多余的修辞